

西藏森巴战争

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森巴战争

陈家璉 主编

季垣垣 陆水林 编辑

中国藏学出版社

至勾結森巴滋事之拉達克頭人谷朋堪及八
果鳴隆諾諾四耶八底部落部長人等容候解
赴京藏再為審明辦理^臣等已札飭噶布倫及
戴琿比嘉等此時達瑪噶爾等四處營寨夷賊
多寡虛實尚未得確合其進兵一切尤當較嚴
留心毋因獲勝稍涉大意尤不得遷延時日
賊有修備之暇等語去訖^臣等惟有款
聖諭仍不時督飭該噶布倫等及早嚴拿以報
皇上綏靖邊陲之至意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詔批所辦甚好欽此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開奉

上諭孟保等奏攻剿森巴番夷殺斃首惡一摺森巴大
頭目倭色爾翼貪侵占邊外大小部落實屬強橫茲
復帶領賊衆搶占唐古特營寨數處並敢屢次抗拒
官兵洵為此案渠魁現經該大臣等札飭噶布倫等
帶兵四面夾攻將倭色爾翼斃又斃斃大小賊目四
十餘名賊匪二百餘名餘賊紛紛潰散逃往賊寨並
據拉達克頭人及八底部長等呈獻軍器情願投降
所辦甚好著該大臣等即將逃散賊匪設法追擊搜
剿淨盡務使不留餘孽仍督飭該噶布倫等將達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森巴战争/陈家瑾主编.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9

ISBN 7-80057-435-0

I. 西… II. 陈… III. 历史事件—西藏—1842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741 号

西藏森巴战争

主编 陈家瑾

编辑 季垣垣 陆水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大兴县古籍印刷装订厂

开本:32开 印张:9 附图 3 字数:197.000

出版:2000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057-435-0/K·71

定价:22.00

前 言

1841—1842年，在西藏的阿里，爆发了一场抵御从拉达克窜入的道格拉（即森巴）侵略军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西藏森巴战争。当时，清朝驻藏大臣孟保、海朴和西藏地方政府率领全藏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在武器、装备远低劣于敌人的情况下，终将侵略者击溃，收复了失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稳定了祖国西南边疆。

西藏军民抗击森巴入侵之战，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在西藏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战绩辉煌，影响深远，但占有如此重要历史地位的战争，除在《西藏奏疏》孟保奏稿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外，其它史书却鲜有提及。所以当陆水林先生介绍《查谟史》中有大段对森巴战争实况的记载时，就引发了我们编辑一本森巴战争文献史料的念头，于是就有了这本《西藏森巴战争》一书。

本书主要辑录了来自乌尔都文的史料——《查谟史》摘译、汉文史料——《西藏奏疏》卷一·“剿办森巴生番”，和几篇由对森巴战争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撰写的论文，以期对这场战事有比较全面的展示。

《查谟史》为查谟—克什米尔土邦政府官员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关于查谟、拉达克、赞斯格尔、巴尔蒂斯坦等地区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陆水林先生摘译了与森巴战争有关的内容，“集中叙述了查谟侵占拉达克、巴尔蒂斯坦，以及大举入侵我阿里地区的经过”（详见译者说明）。这是挑起战争的查谟一方对战争全过程非常详细、具体的记录，因是译自乌尔都文

史书，庶可弥补汉文史料的不足，值得重视和研究。这也是入侵者对他们侵略行径的供述，侵略者蛮横的直白处处可见，如：“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从拉达克出发进攻西藏时，锁上了拉达克堡大门上的窗户，并钉上了一块铁牌，上书：‘不征服拉萨，誓不开此窗’”。他们毫不隐讳其侵略的目的是打到拉萨、占领全西藏，真是狂妄之极！是西藏军民拼死捍卫国土的行动使他们的野心成了泡影，所以书中又写：“……这一纪念物（指铁牌）至今仍在门上钉着”，可惜找不到至今仍在门上钉着的铁牌的照片，但仅此几句文字，侵略者那强悍、无耻的嘴脸已跃然纸上。《查谟史》摘译中还有一些小西藏史的有关内容。小西藏即巴尔蒂斯坦，它与西藏的渊源还在探求之中，据说它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与西藏本土有诸多相像之处，值得留心藏学的有识之士深入探讨。

《西藏奏疏》卷一·“剿办森巴生番”一节收入了驻藏大臣孟保为森巴入入侵一事给朝廷的奏稿和道光皇帝对此战事的多次谕令，是唯一记载森巴战争实况的汉文珍贵史料。当时清王朝虽因鸦片战争而无力西顾，但仍责令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守土御敌，对森匪“搜剿净尽，务使不留余孽”，终至“收复达坝噶尔等四处营寨、土地一千七百余里，边境肃清”，并褒奖了一批奋勉出力官兵。应该说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也是这次重大军事胜利的原因之一，但它对拉达克受制于道格拉的严重性的忽视，对战事后期的处置无方，更暴露出了清王朝昏聩无能、衰弱腐朽的本质，致使森巴战争以后，拉达克逐渐脱离了西藏，落入他人之手。

为了使读者对这场战争的背景、过程、影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又收入了目前能找到的少数几篇有关森巴战争的

论文。论文的作者运用多种文字的资料，对这场战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论述中肯，颇有见地。论文收入本书时，作者又对文章做了认真的校订和必要的修改。特别值得推荐的是藏族青年学者次仁加布的论文。次仁加布的家乡是战争发生地——阿里，他的这篇论文不但朴实，而且热情，洋溢着年轻的研究人员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更为可贵的是，次仁加布大量使用了鲜为人知的藏文档案。我惊异于藏文档案记载的详细，也感谢这种详细，它使我们对森巴战争实况包括细节的了解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补充。虽然作者截取的只是藏文档案中有关森巴战争的一些侧面，但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当时西藏的政体、军事、经济、民生，甚至俘虏政策等多方面的信息。为便于查找、使用、索证，我们保留了原论文中的藏文人名、地名和藏汉对照的附录，因为历史文献中的每一条信息对后世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启迪。我们期待更多的藏文档案被更多的人使用，发挥它的独特作用。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追寻森巴俘虏后裔的踪迹，那附录(七)的名单会是一个绝好的提示。

最后附上陆水林先生绘制的几幅示意图，以展示战事发生地的地理情况及入侵路线，书中还附有巴尔蒂斯坦(小西藏)和拉达克的部分照片，有些与战事无关，但可看出这两个地方与西藏的久远渊源。

希望这本小书能使读者对一个半世纪前那场战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勇敢、善良的西藏人民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从而领悟到：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编者 2000年

目 录

- 一、《查谟史》森巴战争史料选译…………… 陆水林译
- 译者说明…………… (1)
- (一)《查谟史》第三部分“西藏本部(拉萨)及大西藏即拉达克史”选译
- 第六章 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对拉达克的
第一次与第二次征讨…………… (7)
- 第七章 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第三次征讨拉达克、吞并拉达克和波里格,以及征服巴尔蒂斯坦…………… (23)
- 第八章 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进攻西藏本土(拉萨)、占领普兰,以及道格拉军队的复灭…………… (39)
- 第九章 拉达克、波里格和巴尔蒂斯坦的叛乱…………… (49)
- 第十章 对巴尔蒂斯坦、波里格和赞斯格尔叛乱的镇压…………… (63)
- (二)《查谟史》第四部分“小西藏史”选译
- 第二章 格尔德赫夏(克尔门)史…………… (69)
- (三)《拉萨与查谟最高当局关于拉达克的协议书》…………… (79)

二、汉文文献《西藏奏疏》卷一所载森巴战争史料摘编	辛轺编校(81)
三、森巴战争论文选编	
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其划界问题	周伟洲(113)
森巴战争前后	陆水林(143)
试论西藏森巴战争	次仁加布(163)
四、森巴战争进攻路线示意图三幅	陆水林绘

译者说明

1841—1842年的森巴战争，亦即西藏军民抗击查谟道格拉王室入侵阿里的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在西藏的第一次重大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带来的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一直及于今天。

道格拉王室对西藏的入侵，是其统治者古拉伯·辛格为实现其扩张野心而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一环。

查谟王室的大规模侵略扩张，始于对拉达克的入侵。众所周知，拉达克一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藩属，在民族、历史、经济、语言、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同西藏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834年，古拉伯·辛格派其亲信大臣佐尔阿弗尔·辛格入侵拉达克，经三次战争和残酷的镇压，于1839年将拉达克吞并。

查谟王室扩张战争的第二环，是侵占巴尔蒂斯坦。巴尔蒂斯坦又称小西藏，唐朝时曾为吐蕃属国。^①吐蕃瓦解后，该地居民与我西藏地区政治、经济、宗教联系的主渠道基本中断，但和拉达克仍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该地的主要是斯卡杜的默格本王室。该王室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12世纪。默格本王室历经许多世纪，而相传不衰。直至1840年，该地才为查谟侵占。（另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自唐朝至清朝中期，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所在地区大部，始终处在吐蕃或西藏的疆域之内。但因该地图集的释文一直未能出版，而一般史籍又缺乏记载，故巴尔蒂斯坦与西藏及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还不

得其详)。

侵占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后，查谟军队掠夺了大量财富、物资，裹挟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两地的大批士兵和伏役，军力大为增加，为入侵西藏准备了条件。查谟侵略军司令佐尔阿弗尔·辛格，于1841年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侵略战争。

森巴战争虽仅限于阿里地区，但古拉伯·辛格和佐尔阿弗尔·辛格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不仅要侵占我阿里地区，还企图打到拉萨，征服整个西藏。佐尔阿弗尔·辛格从拉达克出发入侵西藏时，锁上了拉达克堡垒大门的窗户，上挂一铁板，上书“不征服拉萨，誓不开此窗”。因此，森巴战争，决不仅仅是发生在遥远边陲的一场可以略而不提的小战争，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战争本身和战争发生的地域。

查谟军队入侵阿里之时，陷于鸦片战争困境中的清王朝虽无力西顾，但对战事仍十分重视。道光帝多次谕令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迅速进兵攻剿，收复失地，追拿搜剿逃散余匪，务使不留余孽。驻藏大臣孟保、海朴，同西藏噶厦政府团结一致，决心不惜一切力量抵御外侮，保卫疆土。他们运筹帷幄，多次调兵遣将，还击入侵之敌。他们还向全西藏各地派出信使，征集兵员和粮秣武器，前后派出重兵万余人。在驻藏大臣和噶厦政府的调度、指挥下，我西藏军民同仇敌忾，奋力作战，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击毙敌首佐尔阿弗尔·辛格，消灭、俘获了大批敌军，粉碎了古拉伯·辛格侵占西藏的阴谋，取得了保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大胜利。不仅如此，藏军的胜利还鼓舞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人民，促成了两地广泛的反抗查谟侵占的起义。如果不是后来藏军在拉达克遭到失败，不得不与查谟当局签订和约、撤回西藏的话，这一地区

日后的政治格局,决不会象今天这样。

森巴战争的积极方面,是保卫了阿里,保卫了西藏。倘若此战失利,阿里不保,使敌军得以深入,后果将极为严重。而后来藏军在拉达克的失利,也造成了贻患无穷的严重后果。

第一、森巴战争之后,反抗查谟侵略的拉达克人士遭到残酷镇压,拉达克为查谟完全侵占,从此脱离了与西藏地方原有的关系。

第二、巴尔蒂斯坦被查谟侵占,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巴尔蒂斯坦人民由此遭受查谟统治者的压迫、剥削,长达100多年。直至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巴尔蒂斯坦人民揭竿而起,才摆脱了查谟的统治。森巴战争的最终结局,使巴尔蒂斯坦失去了与西藏恢复、发展关系的机会。

第三、森巴战争之后,查谟统治者镇压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人民的反抗,巩固了自己对这两个地区的统治,扩大了地盘,有效地确立了查谟王室的地位,增加了古拉伯·辛格在英国殖民者眼中的影响,为其进而攫取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地区,以及查谟—克什米尔土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请看森巴战争结束后数年内发生的事件:

1842年,印度锡克政权占领吉尔吉特。

1846年2月20日,锡克人在第一次英—锡战争中打败,英军占领拉合尔。3月9日,双方签订“拉合尔条约”,锡克人除裁军和割让大片土地外,还须支付1500万卢比巨额军费赔偿。由于锡克国库空虚,仅交付500万卢比现款,差额以进一步割让土地相抵,即将比亚斯河与印度河间的山地各县(包括

克什米尔和哈扎拉)割让给英国人。

由于英国人需要现款,古拉伯·辛格表示愿意拿出一笔钱来,于是英国人便以750万卢比的极低价格,把克什米尔和哈扎拉卖给了他。古拉伯·辛格很早便卖身投靠英国殖民者,促使锡克人在战场上惨遭失败,为英国人立了大功。这笔交易,实际上是英国人对他效忠的奖励。但750万卢比仍是一笔巨款,古拉伯·辛格至1850年3月便分批付清。就查谟而言,区区一贫困山地小国,何来如许财富,还不是从拉达克、巴尔蒂斯坦等地掠夺、搜刮来的!

1846年3月16日,英国殖民者和古拉伯·辛格签订了买卖克什米尔、哈扎拉的补充条约,即“阿姆利则条约”。由此,古拉伯·辛格奠定了查谟—克什米尔土邦的基础。

1846年11月,古拉伯·辛格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实现了对克什米尔的武装占领。此后,查谟的道格拉统治者,又以武力占据了吉尔吉特、吉拉斯、雅辛等地,最终建立了查谟—克什米尔土邦。

查谟—克什米尔土邦是侵略战争和卑鄙的政治、经济交易的产物,理所当然地受到被奴役、被出卖的人民的反对。当1947年英国殖民者撤离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际,这种反对终于变成反抗和起义,猛烈地爆发出来,而成为至今悬而未决的查谟—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成为影响南亚地区安全的最严重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对森巴战争,以及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一切,知之甚少,有些方面甚至一无所知。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了解,仅限于孟保的《西藏奏疏》。而孟保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满清王朝,

都已走到了末路。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以至我们连对这场战争的对手，也缺乏应有的了解，甚至把查谟当局说成是“克什米尔当局”，把查谟当局的代表说成是“克什米尔代表”。须知森巴战争结束时，克什米尔还不属查谟当局所有。把“查谟”当成“克什米尔”或“查谟—克什米尔”，都是不妥的。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藏族简史》（该书编写组编）才对森巴战争有了较为清晰、中肯的叙述。而专门的研究，就笔者所见，仅有次仁甲布的硕士论文《试论1841—1842年西藏、森巴战争》（1988年）、巴桑洛布的《藏族人民在鸦片战争期间的护国伟绩》（《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周伟洲的《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等几篇。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一书，对此亦有所论及。这些论著，或发掘藏文档案史料，或引证国外英文资料，为进一步弄清森巴战争的来龙去脉，作了很大努力。尽管如此，学者们仍深感资料不足。如周伟洲先生便在其论文注释中感叹“中外史书一般记载均十分简约”。

因偶然的机，译者从乌尔都文《古拉达克——历史与文明》（列城，1987年）及《查谟史》（1939年）两书中，见到了若干有关查谟入侵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及我阿里地区的材料，其内容为我国史籍所不载。特别是《查谟史》所载，颇为详细，不无参考价值。

《查谟史》为查谟—克什米尔土邦政府官员毛尔维·赫希默·汗以毕生精力著成，是关于查谟、拉达克、基希德瓦尔、波里格、赞斯格尔、巴尔蒂斯坦等地区历史的一部重要著

作。关于该书内容，可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查谟史》简介”一文。

《查谟史》中与森巴战争有关的内容，主要是第三部分第六章至第十章，集中叙述了查谟侵占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以及大举入侵我阿里地区的经过。该书第四部分“小西藏史”也有若干有关内容，特别是摘引了克尔门罗闾阿里·谢尔·汗的回忆录，可说是当时有关事件参与者的第一手材料。此外，该书还收入了一份波斯文的《拉萨与查谟最高当局关于拉达克的协议书》。现将这些材料一并译出，供研究者参考。其中，《拉萨与查谟最高当局关于拉达克的协议书》，是请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鸿年教授译出的，笔者对文字作了少许调整，并加了注释。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查谟史》以乌尔都文写成，这给有关名词的译写带来很大困难。为方便读者，译者对有关名词括注了拉丁转写。多数转写采自有关英文著作，少数难于查考的，则据乌尔都文转写。部分名词的翻译，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黄布凡、王璐两位先生的帮助，特表感谢。

《查谟史》作者因系查谟—克什米尔土邦政府官员，其基本立场明显站在查谟统治者一方，望读者注意。

第六章 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对 拉达克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征讨

当罗闍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占领了基希德瓦尔(Kishtwar),并完全控制了新获的各省之后,他的注意力便转向了拉达克。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权力正日益扩展,摩诃罗闍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则统治着旁遮普。古拉伯·辛格是一个明察时势、富有谋略的统治者。他首先安定了内部,使东印度公司对此没有异议,并获得了摩诃罗闍兰吉特·辛格的允许。

当时,里亚西(Riasi)和阿尔纳斯(Arnas)地区及基希德瓦尔地区的省长是瓦齐尔^①佐尔阿弗尔·辛格·格赫罗里亚(Wazir Zorawar Singh Kahluria),他为罗闍古拉伯·辛格竭诚效力,从低微的地位一直升迁到这一地位。罗闍对他信任有加,而他也以其英勇无畏无愧于这种信任。为了主人的利益,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他被任命为拉达克之役的司令。后来的事件表明,他在各方面都无愧于这一重任。为取得战争胜利,一个成功的统帅所应具有的品质,他无不具备。

这次征讨的动因是这样的:苏特和巴希古姆(Sot-o-Pashkyum)罗闍想把丹巴斯(Dambas)罗闍嘉巴曲强多南嘉

^① 官职名,旧译“倭色尔”。——译者

(Rgya - pa - chu - chaghdor - namgyal)从丹巴斯地区赶走,后者便向拉达克王告了苏特和巴希古姆罗闍一状。但该罗闍是拉达克王的近亲,故拉达克王对嘉巴曲强多南嘉的抱怨未予理采。丹巴斯罗闍便转而向基希德瓦尔的统治者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秘密求援。

毗达罗摩历1890年(公元1833年^①)初,为进攻拉达克,准备了一支四五千人的道格拉军队。在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率领下,有以下军官:

1. 米安·罗易·辛格(Mian Rai Singh)
2. 迈赫塔·巴斯迪·罗摩·基希德瓦里亚(Mehta Basti Ram Kishtwaria)
3. 米尔扎·拉苏尔·贝格(Mirza Rasul Beg)
4. 拉纳·贾拉姆·辛格·阿尔瑙拉(Rana Jalam Singh Arnora)
5. 僧格·门·戈迪亚(Sange Man Kodia)
6. 米安·瑙塔(Mian Nota)
7. 萨达尔·乌塔姆·辛格·巴梯亚尔(Sardar Utam Singh Padhiar)
8. 瓦齐尔霍加·蓬加(Wazir Khwaja Bhunja)
9. 伊玛目·马立克(Imam Malik)
10. 赛义德·马丁·沙(Sayed Madin Shah)
11. 萨达尔·萨玛德·汗(Sardar Samad Khan)

瓦齐尔率领这支大军,从当时基希德瓦尔的首府道达(Doda)出发,经普多戈尔(Bhotkol)进入毗邻拉达克的苏罗

^① (古拉达克—历史与文明)称是1834年。——译者

(Suru)地区。在格尔泽(Kartse)的德利苏丹(Tri Sultan)死后,因为他没有子嗣,该地区便因其藏化特点而直接由拉达克王管辖。拉达克王派出的穆尔贝克(Mulbekh)的噶伦才旺南嘉(Tsewang-namgyal)是穆尔贝克、格尔泽和苏罗地区的长官。在他之下有萨布(Sabu)人扎西旺楚克(Tashi Wangchuk),是苏罗和格尔泽的克本。他获悉道格拉军队向苏罗方向运动后,便报告了拉达克王。拉达克没有常备军,仅在必要时从每户抽一名壮丁服役。他们必须自带武器、战具和给养。道格拉人进犯的消息传到拉达克后,很快从附近农村征集到大约5000人的军队。斯托格(Stog)人噶伦多杰南嘉(Dorjee-namgyal)被委派为统帅,率军前往苏罗迎敌。多杰南嘉是一个勇敢的青年,但缺乏经验。当时,他的年龄不超过15岁或18岁。

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率领大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到了苏罗。在马尔瓦(Marwa)和达隆(Daron)的头人们的引导下,经马攸木山口(Maryum Pass)^①即今普多戈尔和吉隆(Chilung)河进入苏罗。时值秋季,瓦齐尔禁止士兵们损害庄稼。其结果,苏罗的全体民众都聚集起来表示投诚。瓦齐尔规定每户地主交纳4卢比,人们欣然接受。他奠定了现今苏罗堡的基础,并命令部分士兵留下来继续筑堡。然后,瓦齐尔率军向苏罗河谷下游进发。

格尔泽噶伦扎西旺楚克和部分拉达克军队驻守于克尔布堡垒(Kharbu Khar),他们极力抵抗道格拉军队。该堡垒建于

^① 原文如此。——译者